

特邀主持



赵翼如
资深编辑、记者。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一级作家。著有《倾斜的风景》《有一种毒药叫“成功”》等，曾获冰心散文奖。

往回走

人往往走了一大圈，又回到刚出发的码头。如今我总想往回走，不过常迷路——找不到从前的老屋了。

一个陌生女孩静静笑着，从她的文字里走出来，领我拐进“城南旧事”：赵家弄、红梅阁、青果巷……

古河、老树、旧阁楼，与我的生命再次相遇。“从前”不见了，却在字里行间存活。

“走尽了世上的路，才想起回家的门。”当年高唱《出走》的流浪歌手，后来慢慢唱出了《我要回家》：“逃离的家，最后眼泪归去的方向。”

春节的人流，呈“回”字形。

艺术家吴为山，在“一张张稚趣的童脸上获得一个个生命的萌动”。潘向黎笔下的“远行人”，也皆是“思乡客”。

《行者》，通向回家的路。

《行者》刊登的稿件，江苏省内媒体严禁转载；省外媒体如需转载，需经本报同意，并在刊登时注明出处。

梦游诗园

文/吴为山

在看惯了古典主义酱油调和印象主义光色的颤动之后，我们突然转向了塞尚以及之后的抽象表现。似乎在那里可以找到主观世界的对应。但人类的认识和审美，视觉经验和形式创造，总是在主客观间求得平衡，艺术方进入心灵，成为精神的慰藉。因此西方艺术在经过平静与动荡，保守与革命之后，开始回眸那远古的、原始的艺术。生生不息的自然是先民朴野的创造之源，文明时代则追寻那“诗意地栖息”。

我第一次在巴黎见到皮埃尔·卡隆的油画，为之振奋，便坚信：这饱含着特殊审美经验的超凡的艺术是从原始混沌到西方科学、宗教、人文的复兴历史中走出来的。它印证着从科学理性达到主观浪漫表现的历程，也记录了从宗教到以人为本的思考，更反映了人类对“美”的本质的追寻。以“真”而为的艺术，其魅力弥满。在这里，它脱尽矫揉造作，远离世俗程式，以视觉的启发引领观者进入扑朔迷离的绘画世界，它遥接波提切利、应和达·芬奇米兰斯福尔扎城堡的天花板壁画，神似巴比松田园之光，暗合雷诺尔的童真世界，又与巴尔斯蒂共通！……

皮埃尔·卡隆的艺术融汇了如此的文化意象，他俨然是个梦游诗园的精魂，在时空的交错幻化中与古贤之冕影相遇，于色光形变中建构精神的图式。我们不难在那一张张稚趣的童脸上获得一个个生命的



梦想女孩
画/皮埃尔·卡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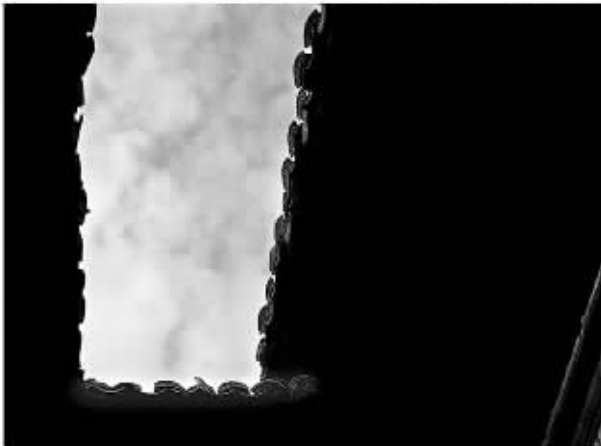
萌动，毫无疑问，在每幅作品中，作者所倾注的心力已外化于笔触与色浆的拖泥带水中，折射于那看似毫不经意而又入木三分的刻划中。

皮埃尔·卡隆的艺术以表现儿童和风景为多，前者的“纯真”与后者的“本然”构成了他艺术美的主调。也许正因为他不谙世俗之复杂，不屑对社会万象之描绘，故进入如此天真境地。其作品洋溢着无穷的童趣意味。其意味重在于对人与自然中“善”的挖掘。当然，“善”在自然中，是和煦的阳光、奕奕的绿叶……从鸟儿的自在和花儿的绽放，可见画家内心之澄明尽在艺术的歌唱！是客体？还

是主体？其境界线已经模糊。人与自然由此诗化。

皮埃尔·卡隆，今已83岁高龄，满头银丝，然眼神灼然，炯炯发光，臻人生高境，饱满的生命热情和不懈的艺术求索，浪漫而严整的风格抒写了法兰西气质。我与之相识时间虽不长，但为他的艺术与他的气质所感动。这种超越东方与西方的心灵相遇使我有责任将他的艺术通过中国美术馆介绍给广大观众。

我深信，皮埃尔·卡隆的艺术会成为每个观众的生命记忆。■



老屋
摄/王凌勇

故乡事 思乡客

文/潘向黎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王维的这首《杂诗》不愧是千百年来流传不衰的名作。二十个字，浅显得如话家常，却别开生面，匠心独运，结尾有问无答，含不尽之余味，正是诗家高手。

当然这也有源头。陶渊明的《问来使》：“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几从菊？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陶渊明对来使问了三个问题，菊花长了几丛？蔷薇长出了叶子？兰花已吐露香气了吧？最后是一个充满向往的揣想：等我回到山中去的时候，酒应该已经酿熟了。一切提问和想象围绕着山中的花和酒，略去了其他日常化的细节，凸显了隐士超然的情怀。王维应是受了陶渊明的影响，但提问的内容，只问梅花，不及其余，删繁就简，更富韵味了。

和这样的功力相比，唐初的王绩，几乎是“失控”了。“袁宗多弟侄，若个赏池台？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柳行疏密布？茅斋宽窄裁？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渠当无绝水？石计总生苔？院果谁先熟？林花哪后开？”从朋旧童孩、宗族弟侄、旧园新树、茅斋宽窄、柳行疏密一直问到院果林花，还意犹未尽，“羁心只欲问”。虽然写出了游子思乡的心情，但缺乏“爆发点”，诗味也不足，难怪往往被作为失败的例子来和王维作对比。

王绩的这首《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中，我只喜欢“羁心只欲问”这一句，确实，对故乡的思念其实是千头万绪的，事无巨细都令人牵挂，怎么描述都不足以让人得到满足，真是越问越急，越饮越渴。理虽如此，但写诗毕竟是艺术，提取和锤炼是必需的。所以，轻轻地问一句“梅花开了吗？”，就胜过了絮絮叨叨一大堆问题。

但是原因好像不仅如此，对于故乡的提问，似乎有回答的总不如没有回答的好。

无名氏的《十五从军征》：“道逢乡里人，‘家里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也是久别故乡的人对乡人的问讯，而且有问有答，回答得还很详细，却因为太实在而失去了想象的余地。王安石显然领会了王维的妙处，他的“道人从何来，问松我东冈。举手指屋脊，云今如许长。”也绝不芜杂，只把“梅”变成了“松”，两者轮廓仿佛，但总觉失其神韵。原因正是有了这个老老实实的回答。这一答，王维式的含蓄没有了，王维式的空灵也不见了。王维清新而飘逸，王安石则质朴而近“木”了。

不答比答好，有的诗更进一步，连问也不问了。“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是战乱中不能回乡、亲人离散时牵挂到恐惧的心情。同是太想问而不敢问的矛盾心情，前者还属于微妙，后者则已经归于痛苦。

答或不答，问或不问，对于故乡的爱和牵挂，永远是游子心中萦绕而不解的情思，没有人可以给出完美的回答，因为没有有一个回答可以解渴。因此这种提问其实从来不需要回答。

真正的解决方案其实只有一个——回乡。请看贺知章《回乡偶书二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销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诗人在暮年回到了故乡，乡音未改，湖光依旧，往昔的荣华富贵比过眼云烟还轻，所有的牵挂得到满足，一个多么幸运的人。对于所有思乡客来说，贺知章是一个完美的榜样。■